



# 连片汉墓惊现 听取“哇”声一片

菏泽孙大园堌堆文化遗址发掘墓室达198处,冲上热搜引发全网热议

本报菏泽4月13日讯(记者时培磊 张九龙 荆新年 袁文卿)大片汉墓发掘出土,菏泽孙大园堌堆文化遗址火了,一时间喜提热搜,成为全网热议的大事件。13日,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记者从考古现场了解到,该遗址发掘墓室已经达到198处,系发掘汉墓最多的堌堆文化遗址。此外,现场还发掘灰坑203处,新石器房址6个,水井6个。

孙大园堌堆文化遗址位于菏泽市高新区吕陵镇。13日下午,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记者在考古现场看到,孙大园遗址位于正在建设的魏楼水库底部的位置,占地不多,面积1.3万平方米,但墓坑十分密集,几乎都是紧挨着,较大的墓室在三十多平方米。

工作人员正在大大小小的墓坑内作业。“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水库挖过之后的地面,实际上这些墓坑埋在地下达七八米深。”据孙大园堌堆遗址考古队执行领队孙启锐介绍,考古工作仍在进行,发掘工作已经接近尾声,目前墓室数量已经达到198处,有东周的,但大部分都是汉墓,随着发掘工作进行,墓室数量有可能进一步增加。“目前来讲,这应该是堌堆文化遗址里发现汉墓最多的地方。”

孙大园堌堆出土了一批有价值的文物和遗迹。据孙启锐介绍,遗址内发现了一批北辛文化和龙山文化的遗物。尤其是发现了北辛文化时期的房址和灰坑,比较珍贵。“鲁西南地区北辛文化的发展比较少,遗迹、遗物也非常少,这次发现相对算是比较多的。这里可能是北辛文化一个相当重要的分布区。”

目前来看,此处遗址属于平



菏泽孙大园堌堆文化遗址发掘现场。 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记者 时培磊 摄

民埋葬墓区,发掘的汉代墓有土坑墓,也有砖室墓。其中土坑墓多为土坑砖椁,均设有脚箱,陶俑陪葬,在一些墓地,还发现了彩绘的陶器。砖室墓多为带墓道的“甲字形”夫妻合葬墓。“它的埋葬形式,包括一些随葬品,对我们研究汉代的埋葬风俗还是比较有意义的。”

此外,据孙启锐介绍,汉代人择高而葬,形成了比较集中的连片墓地。特殊之处在于,经勘探发现,孙大园堌堆遗址墓地周边一圈在以前是一片沼泽地。“我们现

在想弄清楚,这片沼泽地跟这里的人的活动有没有关系,或者说这种环境跟埋葬的风俗有没有关系。”

据孙启锐介绍,一般重大基建项目建设之前,都需要进行文物考古调查及勘探。2020年4月至7月,为配合魏楼水库基础建设,考古工作队对魏楼水库建设区域进行了考古勘探。吕陵镇堌堆遗址正是对魏楼水库进行勘探时发现的。这次勘探总面积48万平方米,共发现遗址点3处,分别为侯庄堌堆遗址、侯庄西遗址、孙

大园堌堆遗址。2020年7月份勘探完毕以后,开始进行遗址挖掘。“以前这片地是种庄稼的,要不是建设水库,还发现不了。”

据介绍,挖掘工作已接近尾声,目前该遗址面临保护的问题。据了解,目前水库工程已基本完工,工程建设和文物保护之间如何协调,成了一个值得探讨的地方。“这种遗址一般都是原址保护,但是它又在水库中间。这个需要出具一个保护方案,现在还没有确定。原址保护的成本会很高。”

## 相关新闻

### 网友“喜大普奔” 专家非常淡定
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  
记者 郭春雨

“山东菏泽发现百余座连片汉墓”冲上热搜,山东尤其是菏泽的网友们更为兴奋。然而,与网友们“喜大普奔”相比,业内人士显得非常淡定。

山东博物馆馆长郑同修告诉记者,近年来通过一系列考古发掘,陆陆续续发现了大汶口文化、龙山文化以及很多汉代墓葬群。对于山东来说,依据中国文献记载和历史传说,菏泽区域属于“中国之中”,属于文化腹地,在历史上非常重要,尤其是到了两汉时期,菏泽地区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等更为重要,因此此次山东菏泽发现吕陵镇古墓并不意外。

“在2000多年前,这里是经济特别发达的地区,所以会出现大量的汉代墓葬群。”郑同修介绍,目前吕陵镇正在发掘的墓葬群可能只是一些平民墓葬,“这个规模的平民墓葬,不仅在全国很常见,在我们山东都很常见,甚至更大的墓葬群都有很多,这并不稀奇。”郑同修告诉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记者,他曾参与发掘有2000多个平民墓的墓葬群,也曾在滕州一带发掘出几百上千座古墓的大量墓葬。

“这次墓葬的发掘可以说是一次普通的一次墓葬发掘,之所以会引起这么大的轰动,可能跟在全国上下的考古热有关。”郑同修说。

## 延伸阅读

# 菏泽古墓群背后的“堌堆”是啥来头
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  
记者 张向阳

## 菏泽堌堆遗址密布 全国独一无二

堌堆,看起来是个陌生的词汇。可在菏泽,堌堆是个常见的地名。字典上解释:“堌堆,大土堆,用于地名。”在菏泽的方言中,“堌堆”就是土丘,虽然满是“土味儿”,但对研究鲁西区域古文明来说,堌堆的重要性尤为凸显。

菏泽地处鲁西南,属于古河济地区,为夏商错居之地,更有商代最早的都城“毫”地在此一说。在鲁西南这片土地肥沃、地势平坦的原野上,分布着一个个突兀隆起、大小不一、高低不等的土丘,当地群众称之为堌堆,亦有称之为山,或称为丘。这些土丘高度多在2—5米,也有的高达至8米;从面积上看,一般面积在1000—8000平方米,小的数百平方米,有的达两三万平方米。专家推算,堌堆原有的面积、高度应大大超过这个数据。

据统计,鲁西堌堆遗址总数迄今共发现约400处,其中菏泽有184个,占比接近一半。亦有学者统计,菏泽历史上堌堆遗址近500处,至今保存完好的就达100多处。如今,菏泽以“堌堆”命名的村庄有100多个,占全市“堌堆”的三分之二,主要集中在东南部的成武县、中部的牡丹区、定陶区和巨野县一带。菏泽堌堆数量之多、分布之广、布点

“山东菏泽发现百余座连片汉墓”冲上热搜,连带着“堌堆”也火了。墓葬出土在菏泽市孙大园堌堆,那么,“堌堆”到底啥来头?



M119隨葬品组合。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

之密,在全国独一无二,在全世界也是罕见。

## 躲避洪水的宝地 常有重大考古发现

堌堆遗址是古代先民留下的宝贵的物质文化遗产,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。菏泽堌堆文化遗址众多,一直备受考古界关注。堌堆遗址的土层中包含着大量的陶片、蚌器、骨器、动物骨骼及少量的石器等遗物。在很多堌堆上,一般都能采集到龙山文化和商代的遗物,有的堌堆甚至存有大汶口、龙山、岳石、商周等各个时代的遗物,可见堌堆沿用时间较长。

这些堌堆上,还多发现有灰坑和房基等遗迹。像2018年3月至8月,山东大学考古队对青邱堌堆遗址进行了发掘,发现了远至新石器时代、近至清代中期年代序列完整的文化层堆积。2019年5月菏泽青邱堌堆遗址入选“2018年度山东省五大考古新发现”。

堌堆是怎么形成的呢?最为普遍的一种观点是先民们避水患形成的丘居:考古发现,菏泽的一个个高出地表几米的堌堆,绝大多数是古代村落遗址,且多分布在中部地带,南、北边境较少发现。这类村落遗址的形成与分布,与黄河、济水等河流的决溢、淤积,以及地势低洼、湖泽遍布的地理环境和古代地貌有关。

自古以来,菏泽就是黄河危害最大的地区之一。据文献记载,济水河道在这一带经常为黄河所夺。在古代,黄河无堤防,多道主流,漫无边际地滚动,洪水经常泛滥。每次洪水到来,人们被迫离开旧居。然而由于这里土质疏松、土地肥沃、易于耕作,被先民“爱得深沉”。洪水退后,他们又回到旧址上重建新的家园,在一次次与汛期泛滥、黄河改道等洪水灾害搏斗中,逐步积累了将居住面增高可以避免洪水侵袭的道理。千百年来,聚居地经过有间断的长时期使用,文化层堆积逐次增高,形成了一个个堌堆遗址。

## 择高而居择高而葬 先民心中的“根”

除了菏泽,华北华东的黄河故道地区河北、河南、安徽、江苏都有以堌堆二字为后缀命名村庄集镇地名的习俗。此外,有些地区堌堆称呼也不相同。如在有些地方称之为丘、墩、岗、堌、台、冢等,尽管各地的堌堆遗址名称各异,但就其性质和特征而言,都是大致相同的。

目前看,鲁豫交界的濮阳、菏泽以堌堆命名的村庄居多。但是,菏泽的堌堆居住遗址绝大部分都包括两个历史时期以上的文化堆积,层层叠压,连续不断,时间之长,是其他地区所不能比拟的。

研究发现,在古代黄河流域,先民抵御洪水灾害的能力相

对较弱,不仅是人们在洪水来临时迁居高处,为了防止先人陵寝免遭洪水,往往将故去的先人葬于堌堆或者丘墩这类高阜之处。顾颉刚在《说丘》一文中,统计《春秋》《左传》中以丘命名的48个地名,认为这些地名集中分布在黄河下游宋、鲁、齐、卫等地的丘墟聚落,与古人“居丘”以避水患有关。

在潮湿的江南,与堌堆相似的是丘墩,或称土墩、丘墩、丘墟等,是适应南方多河流湖泊、地下水位较浅的条件,流行于长江下游太湖周边地区的良渚文化中。考古专家认为,在江南地区择高而居、择高而葬的现象,可以追溯到五六千年前的崧泽文化;而良渚文化中堆高的技术也源于这个阶段。

中国先秦典籍中,“丘”“墟”之类的古地名不乏记载,郑逢原先生在《丘墟通证》一文中,列举了河济之间近200个丘墟地名,证明古代帝王诸侯皆作丘居的史实;胡厚宣在《说“丘宅”》中考证,大凡古之帝都,均名曰丘或墟。帝王如是,诸侯封国亦如是,封邑必择丘而建。

专家据此推断,堌堆或者丘墩是远古人们聚居与活动的重要聚落形态,丘墩是先民立社及埋葬先人之地,是先民心中的“根”之所在。它还是远古文明的发源地和原始部落的宗教圣地,并最终发展成为区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,对中国城市起源以及中国文明发展有着重要意义。